

格萨尔藏戏 | 韩晓红·专栏

康藏异闻



韩晓红自画像

走进莫斯卡，也就走进了宁静与真诚；走进格萨尔史诗文化，也就走进了神奇和向往。莫斯卡之行，铸就深情。

——作者手记

我知道有很多业内人士在关注我的格萨尔史诗文化研究工作，很多人对误以为我放弃了对格萨尔史诗的研究，其实，我仅仅是改变了角度和方式而已，因为在我完成了对格萨尔史诗原始资料的搜集和整合之后，我选择了“沉淀”，而“沉淀”需要静下心来，自然我就减少了对格萨尔史诗原始资料的搜集频率，而在既定理论框架内付出我的思考和研究，完成我的“沉淀”工作，我

丹巴莫斯卡格萨尔藏戏速写 (二十五)

斗豹子

贺先枣

计划用近10年的时间来完成对《格萨尔比较文化学》、《格萨尔阐释文化学》、《格萨尔美学》、《格萨尔仪式文化学》、《格萨尔叙事文化学》、《格萨尔民俗文化学》以及《格萨尔艺术文化学》等专题的研究，并试图将其梳理成能够施教的教材。再就是把我三十余年寻找和研究格萨尔史诗的历程整理出来，供后来者参考。一方面是使更多的人能够分享我在寻找格萨尔过程中的所有欣慰，激发更多的学者能够投身于此；另一方面是使我的研究成为后来者的一块基石，使他们得以在我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前行，把这份爱传下去。我对格萨尔史诗有着终身不移的热爱之情，对传承的人们有着敬佩之情，对养育我的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激之情。格萨尔史诗滋养了我的精神世界，使我得以自始至终保持好的心态，保持浓郁的热情，与格萨尔史诗相伴。丹巴莫斯卡的格萨尔藏戏，由这些简朴的村民和寺庙里的僧人传承下来，这样漫长的年代需要怎样的坚守与执着，这是不言而喻的。我欣赏他们的演出，眼前的画面已经不是简单的戏剧演出，而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所经历过的优秀历程，我听到的是来自千年前的脚步声，我享受的是来自千年前的历史和艺术魅力，这是人生中十分难得的享受。即便回到宿舍里，我依然无数次地回味演出时的场景，耳际依然响起朗朗的说唱声。尽管那些诸如仁孜多吉、扎巴等说唱艺人已经作古，但是，他们的说唱常常在耳畔响起，那是多么美妙的说唱声啊，简直就是天籁之音。每次回忆起仁孜多吉老人说唱的《墨日器宗》、《日巴器宗》、《木雅器宗》和《日朗器宗》等孤本的时候，内心都会涌起阵阵痛楚，老人说唱时的情形都会浮现在眼前，常常念及老师引我入门和教诲之恩。我数次撰写叙述仁孜多吉老师的书籍《一位特立独行的行吟牧人》的时候，都会想起老师的笑容，老师的说唱，老师的点点滴滴……

丹巴莫斯卡格萨尔藏戏有许多精彩感人的表演和细节，我在前面已经渐次做了介绍，对于我而言，欣赏完这场演出之后，对我具有填补作用，尤以演出中凸显出的康巴藏戏特色，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对康巴藏戏知之甚少，仅在直观上感受要多一些，因为我有缘在康区欣赏到多剧种多流派的藏戏。阅读《甘孜州藏戏志》获知康巴藏族包括吐蕃和西山诸羌两种不同的文化族源，由此，在康巴地区流传的语言、文化等呈现出多元性特征。就康巴藏戏而言，也并不就是单一的康巴藏戏，其中依然杂糅着拉萨藏戏、安多藏戏等元素。由于独特的区域特点，也难免不受周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因此，在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康巴藏戏也和其它领域一样，一样受到古氏羌文化、吐蕃文化、西夏文化、汉地文化的影响，并相互兼容并蓄。

就康巴藏戏自身而言，因其涵盖面广，各组成部分之间也一样各有特色。就我州而言，巴塘、理塘、甘孜、道孚、康定、木雅等地方的藏戏，从总体上分析，应当属于从西藏传入的蓝面具藏戏，但是，在传入以后，逐渐与本地的歌舞、说唱、民间艺术等传统元素相融合，如：

道孚藏戏在唱腔中融入的山歌风格，锅庄特色和寺庙跳神的音乐元素，导致道孚藏戏呈现出明显的独特的道孚特色。

巴塘藏戏在演出过程中较多地渗入了巴塘

弦子舞的舞蹈和音乐，演员的舞蹈较西藏藏戏，具有更加生动活泼的特点，其音乐元素也较多地融入了欢快的气氛，使演出表现出更加轻盈欢快的特色。

甘孜藏戏在演出中较多地渗入踢踏舞的元素，其舞蹈粗犷、奔放，其音乐元素节奏感强，浑厚雄放。

理塘藏戏在演出中较多融入本地锅庄的舞蹈和音乐元素，使其演出既有较明显的理塘草地文化的舞姿，又有较浓郁的寺庙跳神的法舞动作特征；使其音乐就有草地优雅轻盈的欢快节奏，又有浓郁的寺庙音乐沉郁、厚重的音乐元素。

诸如此类，康巴藏戏已经是不完全意义上的西藏蓝面具藏戏，而是具有浓郁地域文化特征的康巴藏戏，形成了具有独特特色的藏戏剧种。丹巴莫斯卡格萨尔藏戏则巧妙地融汇了安多藏戏、西藏藏戏吸收的营养，形成了很有看点的藏戏剧种。在莫斯卡格萨尔藏戏中，经常可以感受到山歌的豪放声调，也经常富有寺庙音乐的特征；既能欣赏到锅庄舞的队形和舞姿，也能欣赏到庄重、沉厚的法舞舞步。尤其明显的是在开场时表演的面具舞，已经形成了具有莫斯卡特色的较为规范的程式化嘉绒表演风采。

总而言之，无论是在音乐唱腔节奏上，还是在舞蹈队形语言特征上，既有西藏藏戏的原始元素，也有安多藏戏（尤其是语言）的地域元素，同时还有康巴藏戏的锅庄、山歌等特色，自然，嘉绒文化是其区别于其它剧种的独特特点之一。

丹巴莫斯卡格萨尔藏戏，已经是富有较多藏戏元素的综合性剧种，也是难得的富有深厚艺术文化魅力的剧种之一。

《格萨尔》英雄史诗全新篇章即将问世 《邱岭大战》收集整理工作在蓉启动

州康巴文化研究院

近日，州康巴文化研究院（州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州文化馆（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成都隆重举行《格萨尔》英雄史诗全新篇章《邱岭大战》收集整理工作启动仪式。省政协常委木里香根活佛、省“格萨尔”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才旦本研究员、“格萨尔”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拉孟等近百位领导、专家、学者和康巴卫视、中国新闻网、新华网、搜狐网、网易、新浪、凤凰网等三十余家媒体参加了启动仪式。为确保《格萨尔·邱岭大战》整理收集的顺利有序，州康巴文化研究院，州文化馆、成都市妙音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还在仪式上共同签署了合作协议。

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

兴，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十九大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写进党章，使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起成为中国特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结构。这次在成都举行《格萨尔》英雄史诗全新篇章《邱岭大战》收集整理工作启动仪式正值全州上下轰轰烈烈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之际，是甘孜州委、州政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也是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具体体现。

以格萨尔王的事迹形成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被誉为“东方的荷马史诗”，雪域高原的“大百科全书”。《格萨尔》史诗不仅是全世界最长的英雄史诗，而且还是世界上唯一一部活态史诗。无数的民间艺人将格萨尔的英雄事迹

通过说唱形式流传下来，代代相传，演绎着永不落幕的格萨尔英雄传奇，以至于到了今天，都还有人不断挖掘整理出新的格萨尔史诗故事，特别是最神秘的神授艺人说唱“格萨尔”，受到了大家的普遍崇拜和欢迎。正因为以上原因，《格萨尔王传》已经被公认为是藏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被世界人民所喜爱。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外，有俄国、德国、英国、美国、法国、蒙古国等40多个国家专门设立机构研究格萨尔文化。

我州作为“岭·格萨尔王”的诞生地和主要的征战活动区域，“格萨尔”文化底蕴深厚、传播广泛、影响深远，《邱岭大战》的横空出世，是我州首次发掘整理出《格萨尔》英雄史诗全新篇章，是我州近年“格萨尔”文化研究方面的最重要成果，填补了我州格学研究上的空白，是为世界“格萨尔”文化研究做出的重大贡献。必将对深入挖掘、研

究、传承和保护康巴文化（“格萨尔”文化），提升甘孜州文化品牌，促进甘孜州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深远的意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启动仪式获得媒体的高度关注和广泛报道。有康巴卫视、中国新闻网、新华网、搜狐网、网易新闻、新浪新闻、凤凰网、中国网、东方网、华夏经纬网、四川广播电视台、中国西藏网、21CN、和讯新闻、未来网、中国青年网、藏人文化网、中国国学网、大众网、中国藏族资讯网、西藏在线、聚行业、浙江文化厅、河南文化产业网、深圳第一新闻、多彩贵州、甘孜新闻网等30余家大型媒体和中新社、新华网、中国青年网、微甘孜等自媒体平台直接参与报道，播发新闻宣传稿件近百篇，在网络转发量达到数十万，点击关注者之多，宣传力度之大，宣传效果之好，堪称空前。

康藏物语

故乡善地德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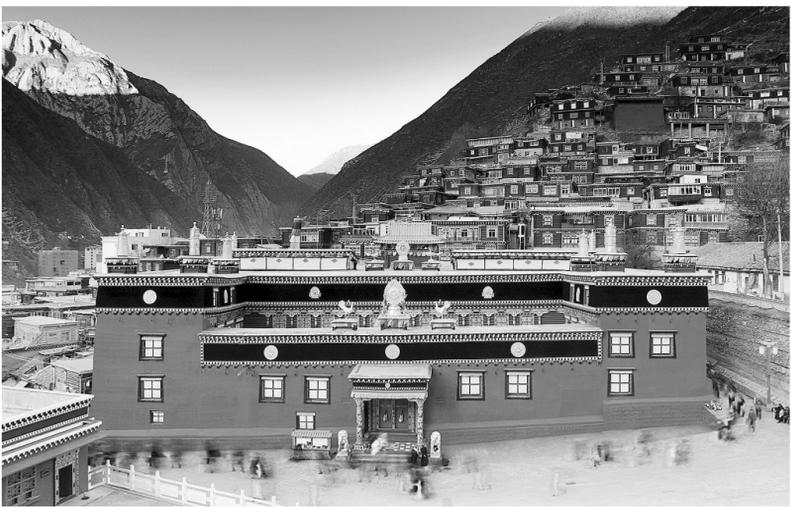
龚自华/图 张霞/文

那一天，我闭目在经殿的香雾中，蓦然听见你颂经中的真言；那一日，我摇动所有的经筒，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尖；那一年，磕长头匍匐在山路，不为觐见，只为贴着你的温暖；那一日，转山转水转佛塔，不为修来世，只为途中与你相见。那一日，我轻转过所有经筒，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尖；那一年，我磕长头拥抱尘埃，不为朝佛，只为贴着你的温暖；那一日，我翻遍十万大山，不为修来世，只为路中能与你相遇；那一天，那一日，那一日，那一日，六世仓央嘉措，寂寞的诗人，他的一生充满诗意和难言之痛，相传仓央嘉措消失在碧蓝的青海湖，可后人总说他的身影并没有消失，而是化为普通高僧化缘为生，游走众生之间。听着仓央嘉措的情诗，凝望着碧蓝的青海湖似乎有抹红色的痕迹。这种红色是信仰的颜色，这种颜色让我想起故乡德格。

德格，我生活的地方，是我来过又来，走过又走的城市，作为四川的边陲之城，我从这里有过一路北上，翻过雀儿山、穿过扎溪卡草原、穿过青海湖、直到西宁、直到嘉峪关；我在那里有过一路向西，沿着317国道，走过江达、走过昌都、跨过怒江、停在波密、停在拉萨；我还在德格有过一路向南，路过新龙、达到稻城、乡城。德格在我多次的旅行中扮演着起点与终点站。在众多的边陲小城我独爱德格偏多，借用一句话“来过便不曾离开过。对我而言，路过、来过、离开后，你才不曾离开”。

德格印经院始建于公元1729年、雍正7年，其创始人曲吉·登巴泽仁。相传初建德格印经院有个美丽的传说：登巴泽仁闲庭信步，走出官寨只见耀眼的阳光照拂着山体和山野，连同官寨的房顶都“燃烧”成为金黄色，那些通往河滩裸露的砂石滚烫的如一颗朝圣的心灵，一曲曲经声如歌唱出，彩色的经幡在哗哗飘响，像雾缭绕的经堂飘出诵经的真言。一位藏民赶着驮牛行至官寨前，驮牛撒蹄而奔，将货物抛撒满地，后来才知道是藏民制了一部《长寿经》的经版特来敬献给他。此地紧依官寨，后靠大山，前临小河，经版满地，佛法无边。此后印经院就修在此地。

他，双手合十、口诵真言。在众多游客里五体投地的进行着他的礼佛仪式。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游客，也是一个信教徒，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有一张看不出岁月的脸庞。我看见他走进大殿，请一盏又一盏大小不一的酥油灯，点灯祈福，他一定会进行五体投地的叩拜，他的身上没有一件辅具，只有一身单衣、单薄的身体，每次都“咣当”一声与冰冷的地板相撞，每次看见他叩拜“咣当”一声都会让我心惊胆战，都会忍不住想问问他“疼不疼”，然而每一次我都不忍打



扰，在一旁静静的看望。走出佛殿看着转经的百姓，什么都不想，一圈圈地转着，一圈一圈地把自己的心魔驱除，把心灵净化。

他的手里没有转经筒，却走向心中的佛殿。他来到这里不为这里的历史，不为这里的艺术绝伦，甚至不仅仅是许一个心愿还是一个佛恩。走出佛殿看着那些印着经书的工人，两两对坐，闻着淡淡的墨香，触摸着深深的雕版与红墙之间，佛殿之间，他们祈求将自己的灵魂和肉体、过去和未来无条件交付在这里。他们安静，他们满脸沧桑却笑意满满，凝视着他们，看着他们娴熟的动作，那模糊的样子闪着一抹又一抹的红色。

说到德格，不得不提雀儿山。雀儿山藏名“措拉”，意为山鹰飞不过的山峰，把德格一分为二，最高峰海拔6168米的雀儿山山势挺拔，壁立于群峰之上，素有“爬上雀儿山，鞭子打着天”的说法。雀儿山为典型的冰川地貌，有大小冰川30多条。远隔数十里外也能看到冰川的壮观，叹为观止。从东往西举世闻名的川藏公路北线蜿蜒曲折盘旋而上，你会天马行空展开丰富想象，让思路尽

情飞扬。虔诚的信徒和来往的商旅会在山顶留下五彩经幡和哈达，抛出手中的“隆达”为众人祈福，祈求善神保佑、祈求众人一路平安。

站在山顶。沙鲁里山脉巍峨的雪峰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耀眼；如巨龙般的公路忽隐忽现，如一条飘带延伸到天边；望着沙鲁里山脉犹如巨人，在这里你会思绪万千、忘掉一切、忘掉自身的存在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而今，在上千名工程参建者、设计方和德格人民的见证下，经过5年艰苦奋斗的雀儿山隧道已通车。随着雀儿山隧道建成通车，长久以来的交通瓶颈将彻底消除，“翻越雀儿山犹过鬼门关”的历史将一去不返，那些都将成为历史，美好的景色将永远留在脑海。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被雀儿山阻隔千年的川西秘境——德格，将揭开她迷人的面纱，向我们揭示着藏文化的种种神秘。

夜色以深，昏暗的灯光照着整个县城，我抚着红色的红墙，触着那一块块图案各异的玛尼石，我浮躁的内心沉静下来，古老的德格肃穆端然。清新的空气里弥漫着悠悠梵音。

五色海 第829期